

谢广坤和刘能在开业庆典上较劲



张继 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王小蒙的豆腐厂新上了一条生产线,请二人转班子演出。戏台上,她未来的老公公谢广坤跑上去胡言乱语,让王小蒙的父亲王老七很不满意,但是却让好显摆、好贪小便宜的刘能羡慕不已。

与此同时,村主任长贵也因为招商的事情要被调到镇上。谢大脚不同意长贵到镇上工作,几经周折后大家才明白,原来她怕长贵与王云旧情复燃。长贵只好设计让王云到谢大脚的超市工作,谢大脚才放下心来。

王云一到村庄就看上了刘大脑袋,而刘大脑袋的心思却在谢大脚身上……

同步热播

王小蒙家的豆制品厂开业,专门请了一班“二人转”过来搞了一个庆典,人多事杂,本来想让谢永强过来帮忙,但是不巧的是,谢永强正好请了县里的王技术员来给果园设计水渠,就没有来成。王小蒙只好把养殖场的场长刘一水找了来。刘一水曾经是谢永强的情敌,尽管现在已经和谢小梅定下来了,但是在谢永强的爹谢广坤看来,仍然是最危险的因素。谢广坤想了想只好去找谢永强。

谢永强正在自家果园附近的山坡上带着王技术员测量着水库到果园的高度,谢永强想修一条水渠,把水库里的水引到他的果园里。听了谢广坤的担心后,谢永强笑着说:你眼里就没个好人,爹,你就给我省省心,别给我添乱了。谢永强一边说着,一边拉着王技术员走了。

王小蒙家门口这时候已经很热闹了,戏尽管还没开演,但是几乎把村庄所有的人都吸引了过来。

长贵看见了谢大脚,连忙跟她挥手打招呼。谢大脚两只眼睛光看舞台了,没有看见。长贵只好使劲咳嗽,以期待自己的响声引起谢大脚的注意。他接连咳了好几声,没有惊动谢大脚,却惊动了刘能。刘能撇着嘴笑,说:要谢大脚过来就喊,咳嗽什么,还、还装呢。

长贵讽刺他说:我没你脸皮厚啊。刘能摸了一下脸,一本正经地说:我这脸皮不厚啊。

谢大脚这时候已经看到了长贵,她走过来,拍了一下

刘能的脑袋,说:去,一边去。

刘能还不愿意走,说:碍你眼长贵站到了一起是不是,我还非不走了。

刘英娘拉了他一把,说:能的你,过来。刘能只好让开。长贵在谢大脚身边站好了,对王老七喊:老七,人都来得差不多了,该开演了吧?

王老七冲台上喊了一声:一水,招呼各位老师,演吧。

刘一水答应着,不过,他建议在开演之前,让王小蒙到台上给大家讲几句。王小蒙脸皮薄得很,连忙摆着手说:我不讲了,大家都怪忙的,你就代表我随便说几句,然后让师傅们抓紧开演吧。

话刚说到这里,谢广坤从场外跑了进来。他跑的速度很快,一到场地就往里面挤。刘能被挤了一下,刘能跳起来,踩刘能的脚了。

谢广坤说:吵啥吵,还能把你踩成残疾了?这话有点损,刘能不爱听,反驳说:你,你说的什、什么话。

长贵以一个村主任的身份提醒着双方:都少说一句,别耽误大家看戏。

谢广坤和刘能都停了下来。刘一水已经在台上开始代表王小蒙讲话了。人们鼓起掌来。刘能忽然想到什么,问:对了广坤,永强呢,永强怎么没来?

谢广坤感觉到刘能话里隐藏着一些不太好的东西,他觉得不能显得太软弱了,他说:永强有重要事情,让我代表了。刘能不相信,笑着说:老谢,你骗谁呢。

谢广坤说:骗你什么,身上

就这几块肉,你有什么好骗的。刘能仰了一下下巴,说:代表不同于一般观众,都在台上站着呢,哪有在台下的……

谢广坤有些尴尬,两只眼睛瞪得多大。谢大脚看出来谢广坤不舒服了,她说:广坤,你不会跑到上面去吧?刘能有点轻视地说:他就是想、想往上面跑,人家王老七也不会让。

谢大脚看谢广坤一眼,小声对刘能说:你个缺德玩意儿,你就少说一句吧,别把广坤给逼急了,他真跑到上面去,多不好!

谢广坤不高兴了,声音很高,他说:我就是跑到上面去又能咋的,王小蒙是永强的未婚妻,我是她老公公,将来她跟永强结婚,这豆制品厂还不得归我们家永强。我就是跑到台上去,还能差了事?

众人都看谢广坤。王老七走过来,给谢广坤打招呼:广坤来了,你这是……

谢广坤趁机说:来了亲家,他们几个好像说我来了不合适,亲家,你说我来了合适不合适?

王老七别的话不能说,只能说:合适,合适,再合适不过了。谢广坤得意了,笑着说:就是嘛。刘一水跟谢广坤客气着:广坤叔,要不你上来讲几句?

谢广坤一下子显得很激动:讲几句就讲几句。谢广坤真的往台上冲过去。王老七、王小蒙都有些意外。他们相互看了一眼。

李国大的车开过来了,谢小梅在车上坐着,她是来找刘一水的。她虽然和刘一水都登

了记了,但是,有意无意间刘一水的心里不时地出现王小蒙的影子。她为这事感到头疼。她从车上下来。谢小梅向台上看着,没有说话。

刘一水想拉谢广坤上台,谢广坤却说:不用,不用,我身子骨硬着呢,你下去吧。刘一水没想到谢广坤会这么说他,脸红了一下,但是他也不想下去,他说:我下不下没关系,你讲你的。

谢广坤讲了一句更加过分的话,他说:一水啊,你还是下去吧,你不下去,我这话还讲不出来了。又说:你下去吧。

刘一水有点急了,红着脸说:我,我还要主持呢。谢广坤寸步不让,继续说:主什么持,就这点事,你还是下去吧。刘一水只好说:委托我了,我下去,不好吧?

谢广坤说:小蒙,是我们家里人,有什么不好的;再说,实在不行,我也能主持了。

台下人听谢广坤要主持都笑了。谢小梅早就看不下去了,挥着手跟刘一水打招呼,示意刘一水快回场,有事情等着他呢。刘一水看出谢小梅生气了,连忙把话筒交给了谢广坤。刘一水从台上走下来,跟王小蒙招呼了一下,走出人群,追谢小梅去了。刘一水一走,谢广坤乐了,笑着说:早就该走,你说人家姓王的办庆典,他一个姓刘的外姓人,来凑什么热闹……

王小蒙无可奈何地看着谢广坤在台上表演,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刘能是个很喜欢露头露面的人,他发自内心地向

谢广坤表达着羡慕,他说:广坤露脸了,好!

刘英娘拉了他一把,说:好什么好,乱叫什么,你看王老七给气的。刘能进一步表达着对谢广坤的羡慕:别管王老七气不气,人家谢广坤这叫场面,什么时候也让玉田办这么一场,我、我也场面场面。

谢广坤还在台上讲着,他主要讲了永强没来的原因,他说,如果永强有时间根本就轮不上刘一水,还说刘一水来纯属误会。刘能挤到台前,说:广坤,行了,你今天牛皮大了,我都眼馋死了,你快下来吧。谢广坤说:眼馋也没用,有本事你也让赵玉田办个庆典,你也上来露露脸,也让我眼馋眼馋。

刘能感觉没面子,说:喊,我要露脸,玉田还不得紧密配合,我本分人,不弄这事。谢广坤说:兄弟,吹吧你,别把牛吹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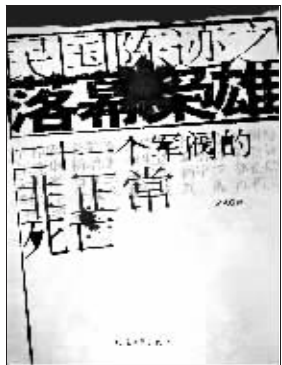
刘能说:我才不吹呢,玉田要不配合我就不姓刘。谢广坤说:那你指定得改姓。

刘能说:你才改姓呢,不信,是不是?不信咱们打赌。谢广坤笑着说:赌就赌,我还能怕你。

谢永强听王小蒙说他爹谢广坤在王小蒙家的庆典上胡说八道的事,就气冲冲地跟王小蒙跑了回来。

谢永强冲了上来。谢广坤的眼神立刻变了,还要让谢永强也讲上几句,谢永强却催他快点走。谢广坤不想走,说:我还讲不完呢。谢永强没法,为了让他走,只好骗他说他表叔齐镇长齐三太来了。

黔军总司令王文华上车前连中三枪



聂茂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1921年3月16日下午5点左右,一个三十出头的高大汉从上海“一品香”旅馆里走了出来。似乎有某种预感,他刚迈出门,就停下脚步,机警地往周围看了看。可是,除了附近有一个蹬三轮车的老汉外,高大汉子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他松了一口气,脚下突然发力,向十步开外的一辆轿车奔去……

“砰”的一声脆响,有人躲在不远的木楼上向他开了一枪。汉子“啊”的尖叫一声,左臂中弹,公文包掉在地上。此时他已顾不上其他,急忙拉开车门,同时本能地转身,往开枪的方向看了看。然而,就在他转身的一瞬间,“叭叭”枪声又响了起来……

解密档案

神秘客下榻“一品香”

上海英租界内有一家颇具档次的旅馆,名叫“一品香”。1920年11月初的一天上午,一辆气派的轿车在“一品香”旅馆门口停了下来,车上走下一高一矮两个人。高个子身穿长衫,留着西式短发,两眼炯炯有神,提着一个公文包走在前面;后面那位矮个子则吃力地提着一个大皮箱,西装革履,戴着副眼镜,一脸阴郁。两个人走进旅馆,唤来老板,要了北幢三楼西头的两间上等客房,付了点定金。

令人奇怪的是,高个子包了房间却并不住店,而是让他那个随从的矮个子在这里住下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不过,他三天两头到旅馆里来,和矮个子聊天、下棋。这两位客人可不是一般的人物,那高个子是黔军总司令王文华,矮个子则是王文华的高级幕僚双清(字子澄)。

早在年初的时候,黔军少壮派首领王文华指挥黔军入川参加“讨伐”熊克武的战争,唐继尧趁机拉拢黔军元老派头领刘显世,策划撤掉王文华的黔军总司令职务。1920年10月,老谋深算的熊克武大败少壮派王文华。灰头土脸的王文华在四川立不住脚,想回贵州,又怕自投罗网,经过一番思量,不甘失败的他另寻目标,决心与伺机搞掉他的元老派较量一番。王文华是刘显世的舅甥,他和哥哥王伯群都是由舅父一手抚养成人的。因此,尽管他对刘显世计划发动

政变将自己赶下台怀恨在心,但他还是不好亲自出面。于是,他找来心腹进行一番周密的布置之后,便向刘显世请假三个月,由重庆来到了上海,并遥控重庆的手下秘密发动政变。

11月13日,双清急匆匆地从外面回来,递给王文华一张报纸。王文华一把夺过报纸,边看边念:“……11月11日夜,代理黔军总司令卢焘指挥旅长谷正伦、何应钦等发动政变,郭重光、熊范舆被杀,刘副帅(刘显世)通电辞职。”报上还载有贵州省议会推举王文华为省长的消息。

随后,王文华派双清去请哥哥王伯群来商议大事。王文华的哥哥王伯群正住在上海租界静安寺路的私宅中,离“一品香”旅馆只有两里路。王伯群认为王文华急着回贵州,王伯群找到王文华,王伯群向孙中山一事,一面派何厚光回上海暗杀王文华。

仇人制定“死刑密令”

辛亥革命以后,王文华一直有个得力助手,这名助手叫袁祖铭。刘显世为了排挤王文华,有意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

1920年黔军回黔时,王文华开始对心怀异志的袁祖铭极不放心,便将各团归还旧制,统归总司令部指挥。袁祖铭成了光杆师长,心情之抑郁可想而知。在王文华带着参谋长朱绍良、幕僚双清等到上海后不久,无所事事的袁祖铭也来到了上海散心。袁祖铭住在表弟何厚光的家里。何厚光乃帮会中人。

一天晚上,袁祖铭与何厚光在街上闲逛,袁的老乡、前贵州省议会议长张彭年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老乡见面自然要亲热一番,三人便走进一家茶馆聊了起来。不久,话题就扯到了王文华头上。

“袁将军,我们有家难归,流落上海,王文华这小子真损啊!”张彭年气愤地说。何厚光也听说过张彭年的哥哥张协陆被逼自尽的事,听到张彭年旧账重提,便怂恿张说:“有仇不报非丈夫,我表哥也受了他的气,你们不如联手干掉这个狗杂种!”

12月初,袁祖铭、张彭年、何厚光秘密来到北京。他们找到刘显治,刘显治是刘显世的胞弟,时任贵州驻京代表,国会议员。数人计议一番,决定一面向北京政府报告王文华倒向孙中山一事,一面派何厚光回上海暗杀王文华。

之后的一天晚上,“一品香”旅馆的领班在客房巡查了一遍后,回到自己的房间,正准备上床休息,突然有人敲门。门开了,进来两个陌生人。陌生人包下了两个房间,并嘱咐领班不得对外透露情况。201、202两间客房临近马路,一般客人都嫌吵闹不愿住,一直空在那里。领班见这两人要包这两间客房,而且还给自己赏钱,心里明白他们一定有阴谋。但他也不敢得罪这两个凶神恶煞,只得按吩咐照办了。

原来这两人都是青帮中人,一个叫张克明,一个叫石忠卿。那何厚光在北京接受了刺杀王文华的任务之后,立即

潜回上海。由于他和王文华熟悉,自己不便动手,便高价雇来了专业杀手张克明和石忠卿,指示他们住进“一品香”旅馆,摸清王文华的活动规律,伺机下手。

打进宾馆的神秘电话

就在张克明等住进201房的第二天下午,双清房里的电话突然响起。双清拿起电话,小心翼翼地问:“你是谁?”对方半天没说话。双清只得将电话挂断。过了半小时,电话铃又响了起来。双清操起话筒吼了起来:“你是谁?要说什么?”“小声点,请小声点!”对方突然发话了。双清听后,觉得对方似乎有事相告,便压低声音:“请讲,我这儿没别人。”

“王将军在吗?请你提醒他,有人要害他。”对方的语气显得很紧张。挂了电话,双清风风火火地赶到王伯群家。王伯群听了双清的一番讲述之后,也觉得事态严重,立即找来了自己的朋友李元著,请他打探内情。五天之后,打匿名电话的人被找到了。不过,这个人只说刺客准备在“一品香”到静安寺路的途中行刺,其他相关情况则死也不肯开口。

熬了半个月后,终于到了1921年元旦。在喜气洋洋的新年第一天,王文华兴致勃勃地从广州回到上海。王文华在广州不仅得到孙中山先生慰勉,而且还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劝说浙江督军卢永祥支持孙中山。王伯群设宴为王文华接风洗尘,席间,双清急不可待地告诉王文华:有人要暗杀

他。李元著曾是黑道中人物,对黑道打暗杀的方法了如指掌。他建议王文华以后不要坐王伯群的小汽车,因为刺客大概不认识王文华,但应该认识王伯群的轿车。王文华拗不过众人,以后去“一品香”旅馆总是坐黄包车。

李元著估计得没错。张克明、石忠卿两人带着望远镜和手枪在“一品香”201房里呆了两个多月,他们一直在等着王伯群家那辆轿车出现。

1921年3月16日,王文华在哥哥家闷得慌,便早早地来到“一品香”自己的包房里跟双清下棋。下午四点,王伯群来了电话,说:“李协和(烈钧)和卢小嘉(卢永祥的儿子)来会你,说有要事商量,请在旅店等候。我派汽车去接你,这样比较快些,你以为如何?”王文华觉得坐一回汽车也无妨,便答应说:“也好。”

虽然过去了两个多月毫无收获,但张克明和石忠卿在何厚光的厚酬监督之下,丝毫不敢怠慢,一直坚持对“一品香”门外来往的汽车进行监视。

这天下午4点50分左右,张克明突然兴奋地叫了起来:“终于来啦!”石忠卿赶快拿出手枪站到窗户边。果然不到10分钟,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进了旅馆,奔向汽车,准备上车离开。石忠卿二话没说,扣动了扳机。王文华中弹后转动身体,仰头朝身后望来,胸脯正对着张克明的枪口。张克明见状大喜,毫不犹豫地连开两枪。王文华应声跌倒……